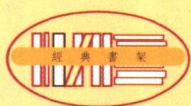


Zhu Zi Qing

朱自清

经典作品选



北
月
影

宗
迹

当代世界出版社

现

代

文

学

名

家

名

作

文

库

经典作品选



北月影

朱自清

Zhu Zi Qing

宗迹

责任编辑：高玉琪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自清经典作品选 / 朱自清著. —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1
ISBN 7-80115-509-2

I. 朱... II. 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0842 号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振兴印刷厂印刷
印 张：12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3 月第 1 次
印 数：1 ~ 10000 册
书 号：ISBN 7-80115-509-2/1 · 62
定 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至情至性的散文家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出身于一个小官僚的封建家庭。原籍江苏东海,幼时随家移居古城扬州,故又自称扬州人。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次年改名“自清”,考入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曾在江苏、浙江等地任中学教师。1925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从此终生服务清华。抗战爆发后他积极要求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他曾多次参加反美反蒋斗争,1948年6月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1948年8月病逝于北京,病逝前仍嘱咐家人不买配给的美国面粉,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朱自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学者,也是民主战士、爱国知识分子。上大学时开始创作新诗,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震动了当时的文坛。1929年出版诗文集《踪迹》。1928年出版散文集《背影》,奠定了他在现代抒情散文史上的地位。1931年留学英国伦敦,次年回国,回国后先后出版了《伦敦杂记》、《欧游杂记》、《你我》等散文集。

朱自清的散文从取材上可分为两类:一类反映社会人生,现实性强,表现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倾向;另一类写身边的琐事,个人见闻,艺术价值较高,历来被认为是白话美文的典范。

作为一个爱国、有正义感的作家,朱自清在“五卅”前后革命渐趋高潮的年代里,曾经较多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激情,这在他1924年起写下的一部分诗文中留有鲜明的印记。在《阿河》里,作者写了一位18岁的农家少女阿河的悲剧,她被迫嫁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浪荡汉,气得她离家出走去当女佣,后来又被男人抢回去,逼她爹拿钱

换人，她爹只得以 80 块钱的价格又把她卖给一个有钱的老板。作者真挚的同情、理解和人道主义精神铸成这类“血泪”散文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白种人——上帝的骄子》通过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揭示了帝国主义加于半殖民地人民身上的歧视、压迫和屈辱；从西洋孩子高傲凶恶的一瞥中，看到了“缩印着”的近百年来“一部中国的外交史”。《航船中的文明》从旅途生活的一角对“男女分坐”之类所谓“文明”作了尖锐的讽刺。

从散文艺术本身来看，代表了朱自清的较高成就的，主要还不是这些战斗性较强的文字，而是收入《背影》、《你我》诸集里的《背影》、《荷塘月色》、《给亡妇》等抒情性的散文。

著名的《背影》写的是家庭遭遇变故的情况下父亲送别远行的儿子时的一番情景。全文只一千多字，集中描写了一个片断：父亲送行时的背影，表现了无微不至的父爱，抒写了怀念老父的至情，流露了小资产阶级破产困顿的感伤情绪。

面对北伐战争的失败和血染的现实世界，朱自清陷入了极大的痛苦、惶惑和颓唐之中，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内心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荷塘月色》、《一封信》抒写了他这一时期的心境。《一封信》把自己比成无边大海里的“一叶扁舟”，无尽森林中的“一个猎人”，心里充满了失落感和孤独感，因而更思恋着江浙时期呼朋引伴的“我的南方”，思恋着青年时期意气风发的生涯。在《荷塘月色》里，作者更深沉地抒写这种思恋的情绪和风云突变的困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超然物外、洁身自好的意识。诗人夜游荷塘，是因为那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惟其黑暗的现实使自己感到不自由，才在夜晚去寻找一个“静”处，寻觅另一个世界；惟其现实的黑暗和丑恶，才在艺术世界里创造了一个与之相悖的超尘脱俗的世界——荷塘月色的美。荷塘，是月色下的荷塘，月色，是荷塘上的月色，作者将描写荷塘与描写月色巧妙地结合起来，突出优雅、朦胧、幽静的物景之美。

朱自清不愧是散文领域卓越的风景画家。《桨声灯影里的秦淮

河》是其成名作，记叙夏夜泛舟秦淮河的见闻感受，作者在声光色彩的协奏中，敏锐地捕捉到了秦淮河不同时地、不同情境中的绰约风姿，引人发思古之幽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自清从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转变为人民民主主义者，这个时期朱自清的杂文变得光采烨烨。《回来杂记》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现实予以评说，分别从“有”、“闲”、“杂”、“乱”四个方面，剖析日常生活的状貌，激烈地抨击了在民主运动中行将灭亡的黑暗社会制度。《论气节》否定了旧知识分子的气节观，他认为应该以“正义感”代替旧时代的“气节”，知识分子才能“变质”。

作为诗人、散文家和学者，朱自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杰出的，他的散文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首先，朱自清的散文无论是写景抒情，还是怀人叙事，总是洋溢着一股真挚、深沉而又细腻的感情，给人以眷恋、思慕、追怀的感受。而这种至情至性，真情实感又总能与景物或人事水乳交融，构成一幅幅动人的自然风景画或世俗人情画。其次，朱自清的散文构思精巧，他总是根据主题的需要精心探究布局，进行创造性的构思，尤其善于设置“文眼”，并以此辐射全篇，在有限的篇幅中创造出耐人寻味的意境。语言上，朱自清的散文有情致，有风趣，有诗的意境，纯净清秀，意味隽永，于平淡中见神奇，寓精巧于朴素，清新而不清浅，淡雅而不俗气，明丽而不雕琢，显示出作者不凡的语言创造能力。

郝世宁

目 录

背 影.....	(1)
女人	(2)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7)
背影	(10)
阿河	(12)
哀韦杰三君	(19)
飘零	(22)
白采	(25)
荷塘月色	(28)
一封信	(31)
《梅花》后记	(34)
怀魏握青君	(37)
儿女	(40)
旅行杂记	(46)
说梦	(53)
海行杂记	(56)
踪 迹.....	(61)
匆匆	(62)
歌声	(63)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64)
温州的踪迹	(71)

航船中的文明	(77)
你 我	(81)
“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82)
扬州的夏日	(104)
看花	(107)
我所见的叶圣陶	(111)
论无话可说	(115)
给亡妇	(117)
你我	(121)
谈抽烟	(133)
冬天	(135)
择偶记	(137)
说扬州	(139)
南京	(142)
潭柘寺 戒坛寺	(147)
《忆》跋	(151)
《山野掇拾》	(154)
《子恺漫画》代序	(160)
《白采的诗》	(162)
《萍因遗稿》跋	(172)
《子恺画集》跋	(173)
《粤东之风》序	(175)
给《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李健吾先生	(178)
《燕知草》序	(180)
《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	(183)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189)
《谈美》序	(194)
论白话——读《南北极》与《小彼得》的感想	(197)

目 录

《子夜》·····	(202)
读《心病》·····	(207)
《文心》序·····	(210)
伦敦杂记 ·····	(213)
三家书店·····	(214)
文人宅·····	(221)
博物院·····	(226)
公园·····	(232)
加尔东尼市场·····	(238)
吃的·····	(240)
乞丐·····	(244)
圣诞节·····	(247)
房东太太·····	(250)
回来杂记·····	(255)
论气节·····	(259)
论严肃·····	(263)
论不满现状·····	(267)
论且顾眼前·····	(270)
论雅俗共赏·····	(273)
欧游杂记 ·····	(279)
威尼斯·····	(280)
佛罗伦司·····	(284)
罗马·····	(288)
滂卑故城·····	(295)
瑞士·····	(298)
荷兰·····	(303)
柏林·····	(308)

德瑞司登	(314)
莱茵河	(317)
巴黎	(320)
西行通讯(附录)	(337)

背

影

女 人

白水是个老实人，又是个有趣的人。他能在谈天的时候，滔滔不绝地发出长篇大论。这回听勉子说，日本某杂志上有《女？》一文，是几个文人以“女”为题的桌话的记录。他说，“这倒有趣，我们何不也来一下？”我们说，“你先来！”他搔了搔头发道：“好！就是我先来；你们可别临阵脱逃才好。”我们知道他照例是开口不能自休的。果然，一番话费了这多时候，以致别人只有补充的工夫，没有自叙的余裕。那时我被指定为临时书记，曾将桌上所说，拉杂写下。现在整理出来，便是以下一文。因为十之八是白水的意见，便用了第一人称，作为他自述的模样；我想，白水大概不至于不承认吧？

老实说，我是个欢喜女人的人；从国民学校时代直到现在，我总一贯地欢喜着女人。虽然不曾受着什么“女难”，而女人的力量，我确是常常领略到的。女人就是磁石，我就是一块软铁；为了一个虚构的或实际的女人，呆呆的想了一两点钟，乃至想了一两个星期，真有无知肉味光景——这种事是屡屡有的。在路上走，远远的有女人来了，我的眼睛便像蜜蜂们嗅着花香一般，直攫过去。但是我很知足，普通的女人，大概看一两眼也就够了，至多再掉一回头。像我的一位同学那样，遇见了异性，就立正——向左或向右转，仔细用他那两只近视眼，从眼镜下面紧紧追出去半日半日，然后看不见，然后开步走——我是用不着的。我们地方有句土话说：“乖子望一眼，呆子望到晚；”我大约总在“乖子”一边了。我到无论什么地方，第一总是用我的眼睛去寻找女人。在火车里，我必走遍几辆车去发现女人；在轮船里，我必走遍全船去发现女人。我若找不到女人时，我便逛游戏场去，赶

庙会去，——我大胆地加一句——参观女学校去；这些都是女人多的地方。于是我的眼睛更忙了！我拖着两只脚跟着她们走，往往直到疲倦为止。

我所追寻的女人是什么呢？我所发现的女人是什么呢？这是艺术的女人。从前人将女人比做花，比做鸟，比做羔羊；他们只是说，女人是自然手里创造出来的艺术，使人们欢喜赞叹——正如艺术的儿童是自然的创作，使人们欢喜赞叹一样。不独男人欢喜赞叹，女人也欢喜赞叹；而“妒”便是欢喜赞叹的另一面，正如“爱”是欢喜赞叹的一面一样。受欢喜赞叹的，又不独是女人，男人也有。“此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便是好例；而“美丰仪”一语，尤为“史不绝书”。但男人的艺术气氛，似乎总要少些；贾宝玉说得好：男人的骨头是泥做的，女人的骨头是水做的。这是天命呢？还是人事呢？我现在还不得而知；只觉得事实是如此罢了。——你看，目下学绘画的“人体习作”的时候，谁不用了女人做他的模特儿呢？这不是因为女人的曲线更为可爱么？我们说，自有历史以来，女人是比男人更其艺术的；这句话总该不会错吧？所以我说，艺术的女人。所谓艺术的女人，有三种意思：是女人中最为艺术的，是女人的艺术的一面，是我们以艺术的眼去看女人。我说女人比男人更其艺术的，是一般的说法；说女人中最为艺术的，是个别的说法。——而“艺术”一词，我用它的狭义，专指眼睛的艺术而言，与绘画，雕刻，跳舞同其范类。艺术的女人便是有着美好的颜色和轮廓和动作的女人，便是她的容貌，身材，姿态，使我们看了感到“自己圆满”的女人。这里有一块天然的界碑，我所说的只是处女，少妇，中年妇人，那些老太太们，为她们的年岁所侵蚀，已上了凋零与枯萎的路途，在这一件上，已是落伍者了。女人的圆满相，只是她的“人的诸相”之一；她可以有才能，大智慧，大仁慈，大勇毅，大贞洁等等，但都无碍于这一相。诸相可以帮助这一相，使其更臻于充实；这一相也可帮助诸相，分其圆满于它们，有时更能遮盖它们的缺处。我们之看女人，若被她的圆满相所吸引，便会不顾自己，不顾她的一切，而只陶醉于其中；这个陶醉是刹那的，无关心的，

而且在沉默之中的。

我们之看女人，是欢喜而决不是恋爱。恋爱是全般的，欢喜是部分的。恋爱是整个“自我”与整个“自我”的融合，故坚深而久长；欢喜是“自我”间断片的融合，故轻浅而飘忽。这两者都是生命的趣味，生命的姿态。但恋爱是对人的，欢喜却兼人与物而言。——此外本还有“仁爱”，便是“民胞物与”之怀；再进一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便是“神爱”，“大爱”了。这种无分物我的爱，非我所要论；但在此又须立一界碑，凡伟大庄严之像，无论属人属物，足以吸引人心者，必为这种爱；而优美艳丽的光景则始在“欢喜”的阈中。至于恋爱，以人格的吸引为骨子，有极强的占有性，又与二者不同。Y君以人与物平分恋爱与欢喜，以为“喜”仅属物，“爱”乃属人；若对人言“喜”，便是蔑视他的人格了。现在有许多人也以为将女人比花，比鸟，比羔羊，便是侮辱女人；赞颂女人的体态，也是侮辱女人。所以者何？便是蔑视她们的人格了！但我觉得我们若不能将“体态的美”排斥于人格之外，我们便要慢慢地说这句话！而美若是一种价值，人格若是建筑于价值的基石上，我们又何能排斥那“体态的美”呢？所以我以为只须将女人的艺术的一面作为艺术而鉴赏它，与鉴赏其他优美的自然一样；艺术与自然是“非人格”的，当然便说不上“蔑视”与否。在这样的立场上，将人比物，欢喜赞叹，自与因袭的玩弄的态度相差十万八千里，当可告无罪于天下。——只有将女人看作“玩物”，才真是蔑视呢；即使是在所谓的“恋爱”之中。艺术的女人，是的，艺术的女人！我们要用惊异的眼去看她，那是一种奇迹！

我之看女人，十六年于兹了，我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将女人作为艺术而鉴赏时，切不可使她知道；无论是生疏的，是较熟悉的。因为这要引起她性的自卫的羞耻心或他种嫌恶心，她的艺术味便要变稀薄了；而我们因她的羞耻或嫌恶而关心，也就不能静观自得了。所以我们只好秘密地鉴赏；艺术原来是秘密的呀，自然的创作原来是秘密的呀。但是我所欢喜的艺术的女人，究竟是怎样的呢？您得问了。让我告诉您：我见过西洋女人，日本女人，江南江北两个女人，城内的

女人，名闻浙东西的女人；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我只见过不到半打的艺术的女人！而且其中只有一个西洋人，没有一个日本人！那西洋的处女是在 Y 城里一条僻巷的拐角上遇着的，惊鸿一瞥似地便过去了。其余有两个是在两次火车里遇着的，一个看了半天，一个看了两天；还有一个是在乡村里遇着的，足足看了三个月。——我以为艺术的女人第一是有她的温柔的空气；使人如听着萧管的悠扬，如嗅着玫瑰花的芬芳，如躺着在天鹅绒的厚毯上。她是如水的密，如烟的轻，笼罩着我们；我们怎能不欢喜赞叹呢？这是由她的动作而来的；她的一举步，一伸腰，一掠鬓，一转眼，一低头，乃至衣袂的微扬，裙幅的轻舞，都如蜜的流，风的微漾；我们怎能不欢喜赞叹呢？最可爱的是那软软的腰儿；从前人说临风的垂柳，《红楼梦》里说晴雯的“水蛇腰儿”，都是说腰肢的细软的；但我所欢喜的腰呀，简直和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使我满舌头的甜，满牙齿的软呀。腰是这般软了，手足自也有飘逸不凡之概。你瞧她的足胫多么丰满呢！从膝关节以下，渐渐的隆起，像新蒸的面包一样；后来又渐渐渐渐地缓下去了。这足胫上正罩着丝袜，淡青的？或者白的？拉得紧紧的，一些儿绉纹没有，更将那丰满的曲线显得丰满了；而那闪闪的鲜嫩的光，简直可以照出人的影子。你再往上瞧，她的两肩又多么亭匀呢！像双生的小羊似的，又像两座玉峰似的；正是秋山那般瘦，秋水那般平呀。肩以上，便到了一般人讴歌颂赞所集的“面目”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她那双鸽子般的眼睛，伶俐到像要立刻和人说话。在惺忪微倦的时候，尤其可喜，因为正像一对睡了的褐色小鸽子。和那润泽而微红的双颊，苹果般照耀着的，恰如曙色之与夕阳，巧妙的相映衬着。再加上那覆额的，稠密而蓬松的发，像天空的乱云一般，点缀得更有情趣了。而她那甜蜜的微笑也是可爱的东西；微笑是半开的花朵，里面流溢着诗与画与无声的音乐。是的，我说的已多了；我不必将我所见的，一个人一个人分别说给你，我只将她们融合成一个 Sketch 给你看——这就是我的惊异的型，就是我所谓艺术的女子的型。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

在女人的聚会里,有时也有一种温柔的空气;但只是笼统的空气,没有详细的节目。所以这是要由远观而鉴赏的,与个别的看法不同;若近观时,那笼统的空气也许会消失了的。说起这艺术的“女人的聚会”,我却想着数年前的事了,云烟一般,好惹人怅惘的。在P城一个礼拜日的早晨,我到一所宏大的教堂里去做礼拜;听说那边女人多,我是礼拜女人去的。那教堂是男女分坐的。我去的时候,女座还空着,似乎颇遥遥的;我的遐想便去充满了每个空座里。忽然眼睛有些花了,在薄薄的香泽当中,一群白上衣,黑背心,黑裙子的女人,默默的,远远的走进来了。我现在不曾看见上帝,却看见了带着翼子的这些安琪儿了!另一回在傍晚的湖上,暮霭四合的时候,一只插着小红花的游艇里,坐着八九个雪白雪白的白衣的姑娘;湖风舞弄着她们的衣裳,便成一片浑然的白。我想她们是湖之女神,以游戏三昧,暂现色相于人间的呢!第三回在湖中的一座桥上,淡月微云之下,倚着十来个,也是姑娘,朦朦胧胧的与月一齐白着。在抖荡的歌喉里,我又遇着月姊儿的化身了!——这些是我所发现的又一型。

是的,艺术的女人,那是一种奇迹!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电车的头等里，见一个大西洋人带着一个小西洋人，相并地坐着。我不能确说他俩是英国人或美国人；我只猜他们是父与子。那小西洋人，那白种的孩子，不过十一二岁光景，看去是个可爱的小孩，引我久长的注意。他戴着平顶硬草帽，帽沿下端正地露着长圆的小脸。白中透红的面颊，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显出和平与秀美。我向来有种癖气：见了有趣的小孩，总想和他亲热，做好同伴；若不能亲热，便随时亲近亲近也好。在高等小学时，附设的初等里，有一个养着乌黑的西发的刘君，真是依人的小鸟一般；牵着他的手问他的话时，他只静静地微仰着头，小声儿回答——我不常看见他的笑容，他的脸老是那么幽静和真诚，皮下却烧着亲热的火把。我屡次让他到我家来，他总不肯；后来两年不见，他便死了。我不能忘记他！我牵过他的小手，又摸过他的圆下巴。但若遇着葛生的小孩，我自然不能这么做，那可有些窘了；不过也不要紧，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一回，两回，十回，几十回！孩子大概不很注意人的眼睛，所以尽可自由地看，和看女人要遮遮掩掩的不同。我凝视过许多初会面的孩子，他们都不曾向我抗议；至多拉着同在的母亲的手，或倚着她的膝头，将眼看她两看罢了。所以我胆子很大。这回在电车里又发了老癖气，我两次三番地看那白种的孩子，小西洋人！

初时他不注意或者不理睬我，让我自由地看他。但看了不几回，那父亲站起来了，儿子也站起来了，他们将到站了。这时意外的事来了。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对面；走近我时，突然将脸尽力地伸过来了，两只蓝眼睛大大地睁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见了；两颊的红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他的眼